

■本报记者 范昕

“大家看盘古的身躯和头发，用的笔墨非常坚实；再往上看，云的线条却非常柔软。这种线条的软和硬，构成了画面的冲击性。”昨天是开学第一天。上午，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成果展中经典作品冯远《盘古开天》前，上海市虹口实验学校五年级的同学们迎来特别的“开学第一课”。孩子们排排坐，听老师解析名家之作的魅力，亦拿起画板勾勒涂画出自己心中的盘古。

这一天，中华艺术宫牵手虹口区教育局，共迎来七堂别开生面的现场课程，迎接400余名中小學生参加。这标志着上海市100个“社会大美育”课堂启动，中华艺术宫“美术馆现场教学课”系列课程推出。

打造100个“社会大美育”课堂，推出5000场艺术普及教育活动，被列为2023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这是市文旅局深化实施“社会大美育计划”的重要举措，旨在充分发挥上海丰富的专业场馆机构优势，将更多专业艺术资源转化为社会美育资源，为市民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艺术教育，让更多市民能够走进文化场馆、欣赏艺术作品、获得美感体验，近距离与大师名家对话，用艺术滋养人生，满足高品质生活需求。而“美术馆现场教学课”系列课程，作为首批“社会大美育”课堂代表性项目，是中华艺术宫发挥国有美术航母引领作用，面向全市中小学各年龄段开设的美术公共教育特色课程。

七堂现场教学课同开，让孩子们面对面感受名家大师原作的无穷魅力

铺纸、拓墨、印压……41米层亲子空间，迎来有趣的版画拓印课。五年级的30名学生围坐在两张长条形桌子前动手DIY，在老师的指导下，尝试着拓印出中华艺术宫“中国鼎”般的轮廓，以这种特别的艺术方式重新打量身处的艺术殿堂。49米层“艺术百年·风光霁月——上海近现代美术作品展”展厅里，八年级的一批学生兴

奋地徜徉其间，在老师的引导下，品读吴昌硕、任伯年等海派大师真迹，感受这座城市深厚的艺术文脉。昨天中华艺术宫开启的七堂现场教学课，既有品热门重点展览经典作品，又通过美术为主线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在美术馆现场教学中，孩子们能对面感受名家大师原作的无穷魅力。中华艺术宫馆长陈翔指出，这不仅是对美术作品的欣赏、美术知识的传授，更是特定场景的文化熏陶，一种沉浸体验感极强的综合教育，从而引导孩子们去追求真善美的更高更好的人生境界。五年级学生张岑燃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次在美术馆上美术课，看到艺术作品中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收获满满。今后有机会还想更多地走进美术馆。”

中华艺术宫“美术馆现场教学课”将馆内展览与学校教学大纲融合，由艺术宫专业人员和学校老师共同打造，根据低、中、高三个学年段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由浅到深来针对性设计美育课程。课程板块包括美术馆基本职能的普及、艺术场馆文化元素介绍，也充分发掘中华艺术宫经典常设展览、热门临展和馆藏大师级作品，与学校教学大纲紧密结合，让师生在美术馆现场教学课中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开创全新的文教结合模式。据悉，课程将在未来几年中常态化开展，在全市义务教育领域广泛推广。

“社会大美育”课堂首批70个点位公布，线上“市民美育日课”启动

昨天市文旅局发布的“社会大美育”课堂包括首批70个点位，涵盖沪



上知名博物馆、美术馆、剧场、院团、公共图书馆、非遗场馆等专业文化艺术场馆和机构，形成有主题、成系列的主打美育项目，面向市民提供免费或公益开放的高品质公共艺术普及教育活动。

三方面特色在“社会大美育”课堂中很是突出。首先是专业力量强引领。全市主要的专业文化艺术场馆和机构几乎都参与其中，立足自身专业特色资源展开策划。其次是文化服务

“一站式”。各门类艺术、文学、建筑、科普、阅读、亲子等主题全面丰富，全力满足和覆盖各年龄段人群，尤其是学生、家庭、老年人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再次是线上线下齐发力。市文旅局鼓励全市有条件的专业场馆机构开设移动剧场、移动美术馆等“下沉式”美育项目，将专业艺术资源拓展进社区、学校、楼宇、园区等。同时，即日起在“乐游上海”“学习强国”等平

台上线“社会大美育·市民美育日课”，以全民美育、全龄美育、全过程美育的方式，增加市民了解艺术、欣赏艺术的机会，不断提升艺术鉴赏水平和文化艺术素养。

年内，“社会大美育”课堂将结合每月文化艺术热点，如市民文化节“文化服务日”“世界读书日”“博物馆日”“非遗日”等，提前策划并及时统一发布当月重点活动课程。市文旅局还将面

向全社会遴选、征集和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专业文化艺术场馆机构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适时发布后续批次点位。

曾经引发白热热捧和社会高度关注的“市民艺术夜校”，今年则将进一步提级扩容，在市民家门口的公共文化空间中，进一步拓展设立分校和教学点，并在原有入门课程的基础上，开设提高班以及针对外籍人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中华艺术宫“开学第一课”教学现场。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李洁

消逝在《风再起时》的香港往事

■本报记者 柳青

梁朝伟和郭富城主演的《风再起时》，拍摄于2017年，差不多同一时候，导演王晶在拍摄类似题材的《追龙》，主演是刘德华和甄子丹。王晶是精于用“娱乐乱炖”赚钱的老江湖，出人意料地认真拍出一部回望香港历史和香港电影历史的正剧，《追龙》在2018年公映，票房5.77亿元，是王晶“老来正名”叫座又叫好的作品。此后数年，王晶故技重施，恨不能薅尽《追龙》IP的羊毛，接二连三地拍摄集和衍生剧，翻来覆去炒“港英末期华人侦探”“警匪勾搭”“廉政公署”相关的冷饭，难免让观众对这段香港往事感到疲劳。

《风再起时》则蛰伏六年，片长从最初的6小时一再剪到影院版2小时20分钟，最终，姗姗来迟的公映成冷映，上映一周，票房不到5000万元。在某种意义上，《风再起时》确实是导演翁子光写给香港历史和香港电影历史的情书，“情书”注定私密，不能在大众娱乐的当下的电影市场引发回响，也算正常。

与1970年代香港转型有关的叙事，既可大而化之事关宏观层面香港的身份认同，也派生了太多市井江湖的传奇，以至于“枭雄片”成为香港电影里一支奇葩的类型片。《追龙》和《风再起时》走过不同的路径，奔着相似的目标，试图打开“地方叙事”的格局，在乡愁感怀的江湖恩怨之外，思考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畸形宗族社会形态怎样转身进入现代的进程。但它们也都没能真正扛起这样的使命，前者老气横秋，耽于年迈的怨艾，后者少年意气，沉迷于文艺腔的意乱情迷。抛开商业因素，两部影片都是不够成功的，它们在不同的方向功亏一篑。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只能局限于香港地方戏的“枭雄往事”，是要讲到尽头了。

香港往事和香港电影往事

在港英政府的末期，华人高级警探怎样以灰色身份斡旋于英国政客和本地社团之间，帮派的发迹如何混杂着民族意识的兴起，这些不仅是书写香港历史无法回避的段落，也构成了香港电影史中极为重要的篇章。所以，《风再起时》是对特定香港往事的钩沉，也是对一段香港电影往事的追忆。

1980年代末，香港电影迎来真正旺盛的制作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作为“超级英雄片”亚种的“枭雄片”发达起来。枭雄片一头接续功夫片的传统，侠以武犯禁，另一头开拓英雄叙事的边界，有瑕疵的“反英雄”成为主角。正是在这样的语境里，逆袭的小警察和讲义气的大哥这两种形象在消费主义的电影市场里，成为各色各样“庶民欲望”的投射。

1991年，经廉政公署十多年的努力，香港警界已经建立起清廉、专业的正面形象，这一年，昔日黑帮大哥吴锡豪因肝癌假释，以他为原型改编的电影《跛豪》上映，仅在香港一地票房超过3800万元。吕良伟扮演跛豪，表演风格模仿1930年代美国黑色电影里的黑帮分子，尤其近似霍华德·霍克斯电影里的保罗·穆尼。跛豪的缺陷如此明显，他是带着些原始兽性在身上的恶人，贪婪、浮夸、癫狂，即便是这样，观众对他产生了复杂的认同：一个一无



《风再起时》是对特定香港往事的钩沉，也是对一段香港电影往事的追忆。影片正面呈现了特定年代里，宗族式运行的“警匪一家”不仅没有拯救被港英政府抛弃的华人，反而成为了另一种特权群体。图为该片海报。

所有的移民，一个毫无机会的底层烂仔，靠纯粹的胆量践行杀人放火金腰带的翻身。

《五亿探长雷洛传》紧随《跛豪》上映。雷洛的原型吕乐，就是吴锡豪的好兄弟和保护伞。片名简单直接，点出腐败警长贪污数量之巨。正在成为“天王”的刘德华出演了雷洛，电影没有回避雷洛不可避免的道德堕落，但刘德华的外形平衡甚至遮掩了这个人物黑暗的一面，观众选择看到的是一个被打压的华人青年为了对抗港英政府的种族歧视和显见不公的秩序，团结了底层的同胞，在黑帮情义和宗族血缘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类似家族企业的管理系统，也借此实现他个人的阶层跃迁。

江湖恩怨的通俗叙事难以转向文艺正典

雷洛和跛豪的形象，是香港电影对历史的解构和重写。枭雄们的故事，把港英政府末期底层华人的困境娱乐化，也把超越法度的欲望正当化了，尤其是“民族自尊”和“江湖道义”，遮蔽或者淡化了剧中人欲望底色的黑暗。因为种族的区隔而无法享有“法治”的地方，“家法”被合理化，家法庇护下的欲望实现也被合理化。这奠定了那个时代香港电影商业成功

的基础：歌颂欲望以及欲望实现的过程，滚滚红尘的通俗剧不考虑道德层面的救赎和提升。

在《追龙》之前，王晶导演的《O记三合会档案》和《金钱帝国》，是彻底瓦解社会背景的癫狂喜剧。到了《追龙》，王晶有了一点认真的心思，但不多，他试着在“雷洛—跛豪”这组人物关系中辨认历史运作的底色，却只是在片尾匆匆带过，面上津津乐道的仍是通俗热闹的江湖恩怨。

相比之下，《风再起时》在不加节制的少年浪漫的情怀之外，确实存着些庄重的反思。导演借力于梁朝伟的表演，浓墨重彩地凸显了“南江”的形象，他既是同流合污的警长，也是自我边缘化的观察者。借由南江的视角，《风再起时》正面呈现了特定年代里，宗族式运行的“警匪一家”不仅没有拯救被港英政府抛弃的华人，反而成为了另一种特权群体，与他们号称要对抗的英人沆瀣一气。南江和磊乐之间的裂痕，也是导演始终无法处理的整部影片内在的分裂——“枭雄逆袭”或“癫狂喜剧”，种种为争议角色开脱的叙事行将被颠覆，而真正有当代感的视角似乎尚未被找到。

现实中的香港经历了1970年代的转型，进入1980年代的经济腾飞。香港电影里的1970往事，要从江湖恩怨的通俗叙事转向文艺正典，还是未完成的使命。

■本报记者 卫中

《快乐再出发》第二季以9.5分的网络评分进入收官倒计时，《大侦探》第八季以9.1分的网络评分接过口碑综艺的接力棒，为2023年综艺市场开了个好头。不过，这依然无法掩盖综艺节目整体表现的不如意，有的综艺节目热度不错却口碑崩盘，比如《我们的客栈》评分低至3.4；有的口碑不错但收视日益惨淡，参与讨论评分的观众人群不断收窄。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随着眼界打开以及品鉴水平的提升，观众的评价标准愈发客观理性，对于简单重复的俗套或是故意制造冲突对立的“人工噱头”毫不买账。

评价两重天，观众对俗套和创新“爱憎分明”

看着明星们把鸡蛋炒糊、做着似曾相识的游戏……记忆中的同福客栈在眼前变得如此陌生，观众的耐心也渐渐被磨平。在知名IP及堪称豪华阵容的加持下，综艺《我们的客栈》观众评分难以置信地低至3.4。不少人认为，该节目空有大IP光环，没有实质性内容，只是把《青春环游记》《萌探探案集》《向往的生活》等相似元素杂糅起来，实在缺少新意和笑点。

遭遇观众差评的还有《无线超越班》，这部综艺唤起了许多观众的TVB情结，尽管播放热度不错，但口碑很差，网络评分跌至3.9分。观众槽点无数：剧本痕迹重、演员演技差，甚至有故意制造对立的嫌疑。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随着眼界打开以及品鉴水平的提升，观众的评价标准愈发客观理性，对于简单重复的俗套或是故意制造冲突对立的“人工噱头”毫不买账。

不过，新的综艺节目里也并非全无亮点。推理综艺《大侦探》做到第八季仍未显现颓势，不但播放量超过13亿，评分更是高达9.1分，远高于上一季的7.7分，算是今年春季综艺节目里的一张漂亮成绩单。尽管如此，《大侦探》系列也出现隐忧，突出表现在参与讨论、评分的观众人数有一定下滑，目前只有2万名观众参与网络评分，相较于第一季的10万人和上一季的4.2万人有不小的缩水。不少观众在留言中提到了“疲惫感”，例如第一个案子“落日惊魂”分为三集，每集时长达一百分钟左右，并且大量的时间用在铺设每个人物的故事线，而推理探案部分却没多少。忠实的粉丝可以容忍冗长的剧情+慢节奏推理，但对更多抱着娱乐态度的路人观众并不友好。这个信号拉响警报：优秀的综艺节目要在专业度和大众化之间做好平衡，路才越走越宽。

贴近大众的情感与思考，才能把握住创新的魂

梳理成功的综艺，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创设能够反映时代特征以及让观众产生情感联结的核心议题，让观众与嘉宾产生深度共情，或者引发观众对某个社会议题的关注和思考。例如“0713男孩”的团综《快乐再出发》让观众看到了一群才华横溢、不甘沉寂、乐观有趣的灵魂，而此前的《再见爱人》等综艺则引发了观众对爱情和婚姻、责任、陪伴的反思，这些都是节目的核心议题。

如果只是毫无诚意的简单模仿，难以打动观众。比如，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快乐再出发》很难复制，因为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嘉宾自身的观众缘：“0713男孩”在参加一档衍生综艺时，他们的才华、真情、幽默打动了观众，被唤起当年收看《快乐男声》情怀的观众群体口耳相传，滚雪球一样积聚起人气。随后两季《快乐再出发》团综就这样水到渠成与观众见面，均获得广泛好评。在用情怀打动观众方面，《我们的客栈》也尝试了类似的努力，不仅让《武林外传》的演员重聚，还复现了剧中许多经典画面，但尽管如此，节目播出后并未收到预期的反响。

这意味着，创作者唯有敏锐地发现和把握大众的情感所在以及所关注的话题，引领观众沉浸在情绪体验或深层思考之中，这样才能打造出更多精品。

《快乐再出发》第二季



9分以上4分以下，新开综艺为何越来越两极分化